

名家评精品



张中行 精品欣赏

韩小蕙 靳 飞 主编

Zhang
Zhongxing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名家评精品

张中行 精品欣赏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中行精品欣赏/张中行著;韩小惠,靳飞主编. —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8.4

(名家精品丛书)

ISBN 7—80101—855—9

I. 张… II. ①陆… ②韩…③靳…

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散文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当代 N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6619 号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北京北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7.75 印张 250 千 插页 2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—80101—855—9/I·722 定价:12.00 元

主 编 简 介

韩小蕙，女，散文家、文化记者、文学编辑。现为《光明日报》“文荟”专刊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有话对你说》、《悠悠心兮》、《自嘲》，报告文学集《步出沼泽地》、《贿赂，贿赂》及论文《太阳对着散文微笑》、《散文观潮》、《随笔崛起与新现象随笔》等。并主编有《新时期散文名家自选》、《当代经典随笔》、《新随笔十二家代表作》、《新现象随笔》、《女作家散文精选》、《永远的悔》等多部文集。

鉴赏文撰稿人

季羨林	周汝昌	洁泯	牛汉
阎纲	何西来	毛志成	谭宗远
孙郁	李春林	伍立杨	张恬
彭程	刘江滨	林凯	

〈上篇〉

大约是 1992 年的一天，一个很平常的日子。我随手翻开新创刊的《书摘》杂志，见到一个很大胆的题目：《论婚外恋》，作者张中行。感到很意外。因为知道张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，年已耄耋，他怎么会想起作这样一个题目？他能否有超人的见解？于是埋头就读。文章不短，大约有 6000 字的样子，一口气读完，然后就坐在那里发愣：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人都在说长道短的题目，张先生怎么能说得这样透彻明白？真好比是一朵谁都看到的红花，早有一千个人把它描绘过了，简直说白了，说滥了，叫人无法再张口。可是经张先生再一说，人们突然觉得像是第一次看到这朵花，重新发现了新大陆。张先生真有一种能把事情穿透，并从上下、左右、前后、里外、表层、内涵、本质等等方面将其说透的大本事，这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同时，我也感到兴奋异常，因为我想，可找到一位能将人生说透的“神”了！

我就去找张先生的其他著作。并且得知，《论婚外恋》是大著《顺生论》之一节，此书为一本全面论述人生的著作，有 24 万字

之巨，是张先生一生读书做人的精华荟萃。终于有了捧书细读的一天，突出的感受依然是：张先生能够把别人说不明白的事，说得特别明白。

这期间，令我荣幸之至的，是我竟然得识了行公。面对我心中的“神”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们谈了4个小时。静听着这位睿智的大学问家阐释他的人生见解，令我最意外也最印象深刻的，是行公绝不只是一位面壁书斋的学者，他对世界、对社会、对政治，有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。说到激愤处，老先生也会像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，激动高声，声震屋瓦。比如那天正说话间，忽然门帘一挑，翩然进来一位50多岁的男士，朗声问道：“请您写的序，完成了吗？”行公也不搭话，一猫腰，从桌子底下取出一摞稿子递过去，这才吭声：“还是还给你吧，这序我写不了。”等那人走后，行公厌恶地说：“这是一个大人物的书，托此公送给我，以为我一定写。我呀，能写也不写，人物再大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才不出卖良心呢！”

还有一条印象深刻的，是行公对他自己的评价甚低，这也大出我的意外。关于他的学识之渊博，文化界流传着好多故事；普通读者也都知晓他的大名，因为全国各个城市，满大街都在卖他的书。就算这些都不提及，我亲眼所见的一件事，却实在不能省略：那天有几位先生来找，拿出几方砚台，请行公鉴定。砚面空空，上面什么字、印也没有，真可说是了无痕迹。只见行公随手接过来，只几瞄，就不但断定是什么朝代什么年间的，还居然说出为哪位名砚工所制，真是神了！把一屋子人惊得目瞪口呆。这才叫真本事，堪称大家。可是行公却反复对我说：“我这辈子学问太浅，让高明人笑话。”见我一个劲儿摇头，他来认真的了：“不是吗？你没听见我经常说的一个笑话：要是给王国维先生评为一级教授，那么二级也没人当之。勉强有几位老的，能评上三级，

还轮不到我呢”。我注意到，“让高明人笑话”，这句话已成为行公的口头禅，在许多问题上都用，时时以此自省，那次电视台要给他拍片子，他不愿意出头露面，挡驾的也是这句话。他是真正的“学，然后知不足”，比起那些总共也没读过三本书，就自我感觉良好，膨胀到满天下去跟人争名次的蠢材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

至此，我也越加理解了，为什么许多朋友爱称行公为“布衣学者”？老先生打从心底里，一向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，“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”。他也习惯于别人这样对待他，若要把官场文坛那一套搬来，套用到他身上，老先生还腻味得不行。又是我亲眼看见，行公宁可在办公室吃昨晚剩的干火烧，也坚持不去应酬官宴，“忒累！”他说。“又绝无必要。”他说。

行公的说话也值得大记一笔，其风格，也属布衣。男人，男性，他说“男的”。女人也一律称作“女的”，就像引车卖浆者言。那么大的学问家，一点不以劳动者为鄙，一点不端着架子装腔作势，除了“男的”、“女的”、“老的”之类，平时所言，一律是老百姓的平实语，从不“之乎者也”、“主义”、“前、后”云云。熟人、朋友、弟子、忘年交，一律称之“行公”，有的还昵称“老爷子”甚或“老头”，都答应得干脆利落。

〈下篇〉

所以，当中国和平出版社总编辑侯健先生找到我，要我为该社拟出的“名家评精品丛书”推荐人选时，我立即首推行公。可是，当侯总编又邀我就任《张中行精品欣赏》一书主编时，我却惶惑复胆怯，不敢应承。以我之才疏学浅、孤陋寡闻、“少”不经事，如何能理解得了大学问家张中行的境界，这不是以渺渺一粟面对茫茫沧海吗？无奈，侯总编力持，我这边又有行公弟子靳飞

先生一力鼓动，经过再三再四的犹豫，遂终于下决心破釜沉舟，答应编就这部书。

行公一生何其勤勉，著作几如河汉，庶乎多不可数！本书限于篇幅，只能遴选 15 万字左右，实在是拿一张大桌布做成一块小手绢的感觉。看看哪篇，都好，都各有其入选的理由，都不忍下手割爱。后来，还是靳飞先生开出书目，我们亲聆行公意见，才最终确定下来。入选篇目是根据这样一条原则操作的，即：尽可能将行公各种风格作品的代表作麇集于此，展示先生大著全貌，以飨读者。

篇目确定下来以后，就遇到请人鉴赏的问题。“丛书”明确规定，须由“名家”来鉴赏，这就又有了难度。名家现在没有闲人，谁身后都有一大群编辑跟着，有的报刊还悬有高额稿酬，绝不是本书区区薄酬所能同日而语的。囊中羞涩其气也衰，于是我约稿时就底不足，气不壮，不敢高声。不过我显然是庸人自扰了，各位大名家，出于对行公的敬仰，无不欣然应允。季羨林先生耄耋高龄，百事缠身，却是星夜赶稿，5200 字一气呵成，字里行间充满殷殷情谊，读之令人动容而忖：这哪里是季、张二人的私人交往，分明更是中国一代文化巨擘所呈现出的学问高度。周汝昌先生年过古稀，因患眼疾而字大须如铜钱，且正忙于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，却还是拨冗撰稿，文章写得一丝不苟，从容不迫，又独具慧眼，见解高超，显示出一位大学问家的垂人风范。洁泯先生刚好亦做了眼睛手术，医嘱需要恢复一段时间，完全可以辞谢不写，但先生却郑重其事地来函垂问，可否延宕一小段时间？并最终如期交稿；文 3300 字，全部是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，令人生出无限感动，慨叹世间还有如此君子。牛汉先生算是我这个文学编辑最优秀的作者之一，本不相熟，是于文字交往之中成为忘年朋友的；我向来佩服先生的锦绣文章，此番特意挑了一篇最有难度

的，即有关诗文学问的请援；先生谦虚，连说从不敢写鉴赏文字，本不该应命，但对于行公的学问，恰好是一次学习领悟的机会，遂认真写来；翻开其文，书卷气扑面而来，一位年以古稀的著名诗人向耄耋学者孜孜以求的高贵心境，氤氲着全篇，给后人我辈留下的，绝不只是学术之海。我不由得连连感叹：这就是中国一代文化老人，迄今为止，他们仍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山峰！

当然，中青年学者也正在迎头赶上来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来阎纲先生、何西来先生、毛志成先生，早已大名鼎鼎，但在此书只能屈就中年一代。这三位先生的文章都有文势滔滔之妙，又加入他们这一代人特有的经历、体察、感悟、思索所化就的学养，就有如在行公的睿智之上，增加了高明的导读，使我们于别开的一扇窗棂里，看到了新的风景。再往下，青年学者还可细分两茬：与我大约同代的，有孙郁、谭宗远、张恬、李春林；与靳飞同代的，有伍立杨、彭程、刘江滨、林凯。他们都是近年来已小有成就的青年名家，在创作、评论、理论以及读书界等等，露出锋芒，为人瞩目。特别是伍立杨、彭程、刘江滨诸君，年刚过而立，正是意气风发岁月，却已是饱读中外诗书，佳作一篇继一篇喷薄而出；他们秉承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路，文章一出手，必氤氲着古典文学所特有的儒雅书香之气，每每令我想起唐初四才子王、杨、卢、骆。我的感觉是，后生可畏，前途未可限量，可不能小视了他们！

因此，在本书中，我很难说出哪篇文章最好。我觉得篇篇都好，不论原文还是赏析文章，俱是心血之作——在这人人都道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，能有学人如此不计名利、不贪金钱、不恋热闹、不慕潮涨潮落、不看云起云飞，而甘心情愿孤守一隅，沉醉书斋作学问，真让我从深心里想说上一声：“谢谢！”我宁愿不将此书看成是孤立的一部书，而视作继承发扬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具体操作，但愿通过个体的劳动，使小溪汇入大海，跬步积

成千里，“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！”

最后，还要感谢中国和平出版社，感谢总编辑侯健先生和责编庞旻女士，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。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大潮冲击下，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和编辑都钻到了钱眼里，都以是否赚钱为要旨，有责任感的出版工作者还是在苦心孤诣地做着文化的积累工作，我以为本书就是一个例子。

韩小蕙

目 录

序..... 韩小蕙(1)

红楼点滴一..... (1)

红楼点滴二..... (4)

红楼点滴三..... (7)

红楼点滴四..... (11)

红楼点滴五..... (14)

沙滩的住..... (17)

沙滩的吃..... (21)

鉴赏人：季羨林

怪物老爷..... (31)

鉴赏人：周汝昌

桑榆自语..... (39)

鉴赏人：洁 泯

情意和诗境..... (75)

鉴赏人：牛 汉

汪大娘..... (89)

银闸人物..... (95)

鉴赏人：阎 纲

自省.....	(100)
自知.....	(103)
自嘲.....	(105)

鉴赏人：何西来

梦的杂想.....	(116)
蓬山远近.....	(121)

鉴赏人：毛志成

苦雨斋一二.....	(12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鉴赏人：谭宗远

桥.....	(137)
酒.....	(143)
归.....	(154)

鉴赏人：孙 郁

直言.....	(163)
---------	-------

鉴赏人：李春林

月是异邦明.....	(170)
怀疑与信仰.....	(181)

鉴赏人：伍立杨

彗星.....	(190)
---------	-------

鉴赏人：张 恬

祖父张伦.....	(200)
-----------	-------

鉴赏人：彭 程

我与读书.....	(207)
-----------	-------

鉴赏人：刘江滨

老温德.....	(224)
----------	-------

鉴赏人：林 凯

红楼点滴一

民国年间，北京大学有三个院：一院是文学院，即有名的红楼，在紫禁城神武门（北门）以东汉花园（沙滩的东部）。二院是理学院，在景山之东马神庙（后改名景山东街）路北，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，京师大学堂所在地。三院是法学院（后期移一院），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。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，四层的砖木结构，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。民国初年建造时候，是想用作宿舍的，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。文科，而且是教室，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，其余如刘师培、陈独秀、辜鸿铭、胡适等，就几乎数不清了。人多，活动多，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。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，要分类。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。

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，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—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。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，或者说无孔不入，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。课堂，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，规矩都是严格的。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，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，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。这说得鲜明一些是：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，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。

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。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。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，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却是名声在外。这是一方面。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，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，还有些人，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，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，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。这也是一个方面。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：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，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。同坐一堂，摩肩碰肘，却很少交谈，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。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，都自以为有一套，因而目中无人。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，因为都漠不相关，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，就不会有人看，更不会有人盘查。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一个学期，上课常常在一起，比如说十几个人，其中哪些是选课的，哪些是旁听的，不知道；哪些是本校的，哪些不是，也不知道。这模模糊糊，有时必须水落石出，就会近于笑谈。比如刘半农先生开“古声律学”的课，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，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次，听说是法文课，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，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。教师当然很恼火，问管注册的，原来是只一个人选，后来退了，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，所以便宜了旁听的。

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。据我所知，上课时间不上课，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，像是很少。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。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，如“党义”；有的课，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，可以不重复；有的课，内容不深，自己所知已经不少；等等。这类不上课的人，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，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，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；在教授一面，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，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，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。不常上课，有旷课的处罚问题，学校规定，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，不考不能得学分，学分不够不能毕业。

怎么办？办法是求管点名（进课堂看座位号，空位画一次缺课）的盛先生擦去几次。学生不上课，钻图书馆，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。

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，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，比如，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，加在前门的门槛上，就是一种。这评论的意思是，进门很难；但只要能进去，混混就可以毕业，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。其实，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，是进门以后，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，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，这就是学术空气。说是空气，无声无臭，却很厉害。比如说，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，学生，即使很有钱，也不敢西服革履，因为一对照，更惭愧。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。

时间不很长，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。又不久，国土被侵占，学校迁往西南，同清华、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。一晃过了十年光景，学校返回旧居，一切支离破碎。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，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？记得是1947年或1948年，老友曹君来串门，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，每次放映幻灯片，很有意思，他听了几次。下次是最后一次，讲杂建筑，应该去听听。到时候，我们去了。讲的是花园、桥、塔等等，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，小巧曲折，很美。两小时，讲完了，梁先生说：“课讲完了，为了应酬公事，还得考一考吧？诸位说说怎么考好？”听课的有近二十人，没有一个人答话。梁先生又说：“反正是应酬公事，怎么样都可以，说说吧。”还是没有人答话。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，于是说：“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。请选课的举手。”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梁先生笑了，说：“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，谢谢诸位捧场。”说着，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。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，而散。我走出来，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，心里觉得安慰。

红楼点滴二

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。还有严正的一面，也应该谈谈。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，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，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，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，他说：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”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，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。这类故事很不少，说几件还记得的。

先说一件非亲历的。我到北京大学是 30 年代初，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。听老字号的人说，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，自然要朝夕相见，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，互称某先生，同时伴以一鞠躬；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，总要攻击对方荒谬，毫不留情。崔有著作，《史记探原》和《春秋复始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，刘著作更多，早逝之后刊为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，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，当仁不让的。

30 年代初，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；同是考，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。胡适写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，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，自然也是上卷。顺便说个笑话，胡还写过《白话文学史》，也是只有上卷，所以有人戏称之为“上卷博士”。言归正传，钱宾四（穆）其时已经写完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，并准备印《老子辨》。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《老子》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提要言